



# 地 換

王榮偉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5 •

換 地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著 者   | 王 榮 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者 | 新 文 藝 出 版 社<br>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<br>(上海康平路155號) |
| 印 刷 者 | 光 藝 印 刷 廠<br>(上海長陽路1121弄325號)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總 經 售 |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書號 (836) [I II 141] 類別 文學—小說  
字數 64000 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5/8  
1955 年 7 月上海第 1 版——第 1 次印刷 1—9600 冊

定價 三角三分

## 前記

在我生活的過去了的二十年中，後九年是在瀋陽市郊的一個小村子裏度過的。這兒，有一馬平川的大片地，有蜿蜒曲折的無名小河；在這河畔、地上，更有春種秋收的人們——我的叔、伯、哥、姊。我和他們吃一塊地上長的五穀，喝同個井中提的清水。

幾年來，解放了的農村，經歷着巨大的變革。特別是，黨發佈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後，廣泛地開展了合作化運動。家鄉的人們，投入到了這一運動中。他們，由個體農民變成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，都經過了複雜的思想變化，經過了激烈的思想鬥爭。

所有這一些，都在我心中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。我常常想着這一切，家鄉的人們總是縈迴在腦際。

於是，我就試着把想的寫出來，把心裏話變成字，結果就得了這幾篇東西。

把這在各方面尚幼稚得很的東西，拿出來出版，我自己就覺得不及格；但爲想使家鄉的人們，在近年來走過的路上，能留下一點腳跡，我還是把它印成集子了。

我熱烈地希望，能够得到同志們的幫助，以便使我今後能再寫出稍好一點的東西來。

王榮偉 一九五五年三月於長春

## 目次

### 前記

|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換地·····      | 一  |
| 快刀劉·····     | 三  |
| 老福祿·····     | 五四 |
| 高粱揚花的時候····· | 六三 |
| 「菊花青」驢子····· | 八五 |
| 兩畝地·····     | 九六 |

## 換地

楊家堡這兩天真是事裏添事，忙上加忙，像一家裏正要娶媳婦又趕上了聘姑娘似的。

原來，老鄉們正是在「搶秋」，俗語說的好：「秋忙，秋忙，綉女下床。」自然忙得很；這回又加上建築材料管理局的工作隊在這計劃修磚廠，大規模經濟建設是拿一天當好幾天使喚的，那個緊張勁真像拉緊的弓弦。

這一來，渾河南邊的沙土地上跟搭上戲台似的，鬧騰得像河裏直翻花的浪潮；整個的「家南地」變成了一個集市。

工作隊在那兒插上了小紅旗，小紅旗配上那黃澄澄遮住了地皮的豆鋪子、稻鋪子、通紅的高粱碼子，冒着金星的沙土地板，有紅有黃綠，真像秧歌隊裏上裝的「頭面」那麼耀眼。

修磚廠這事，比唱大戲還招人；「家南地」左右幹活的人，都是心裏癢癢的，想去看熱鬧。孩子們趁空就跑去，摸摸那小紅旗，幫工作隊拉皮尺，心盛地跑東跑西。

這事在王志清互助組裏也成了嘮嗑的材料，小伙子們嘴上整天離不了磚廠。

組上在村南有八畝地，是組員李文材家的。這天正趕上在那塊地上割豆子，小伙子們的心像長了翅膀。

早上剛到地裏，小五子一看工作隊正在東邊地裏呢，歇頭氣時候，小伙子們哄的跑到周福順的地裏，把工作隊圍上了。老頭子也有去的，文材爹可不知怎的，也不說了，也不笑了，低着頭老像核計啥，心比鉛塊子還沉重。

工作隊好像宣傳員似的，給大夥講開了：這地方做取土場，那地方修幾排窖，打東奔西還鋪條『小鐵道』……說的活靈活現。大夥張着嘴聽着，真就像看見修起來個大工廠一樣，覺着有煙囪突突冒煙，『小火車』嚕嚕直響……

一句話把大夥樂的穩不住架了：這磚廠一年出的磚要是修造拖拉機的工廠，能修五個！小伙子比結婚時候還高興，連蹦帶跳，扯扯打打，七嘴八舌地說：

『這一來，使拖拉機的日子也快了！』

『小五子，你不老要學開拖拉機嗎？這回等着吧，管保過不了三年！』

『我看這不是像嗑瓜子那麼順溜的事，就咱們組上東一疙瘩西一塊的地，真還不够拖拉機抹彎的呢！』

「這話說的，隔鍋台當然上不去炕，咱們不會一步一步來嗎！過年搞個社，再呆二年就是個農莊！你說，還咋不行？」

大夥越嘮越有勁。王志清好不容易才把他們帶回去幹活。

小五子跑回去對正在磨鐮刀的文材爹說：「大伯，這回可……」話沒說完，看文材爹沒像往日那麼笑呵呵的，不但沒聽，還白了他一眼，話又嚥下去了，心裏想：「是咋的了？這老頭子愁眉不展的。」

## 二

日頭剛有一竿子高，家家都打完了一場莊稼。

揚場飛起來的高粱穀子、豆皮子隨風飄舞；堡子裏「吱呀吱呀」的滾子響和吆喚牲口聲混成一片。

王志清他們鋪完了第二場，四個人趕着八個滾子在上邊打着轉。

文材爹和王志清在高粱垛旁邊嘮着一件事。

「這事可難辦了！」文材爹黑黑的臉上冒着汗。

「想辦法唄！先送水田的公糧是國家的計劃，咱早送一天，國家就早一天拿它辦事

啊！』志清說。

「是啊，我也願意早早把稻子送去。說真的，一年到頭送這麼一回公糧還不痛快點，真是個沒有心的人了！可是堡子就那麼兩台破脫穀機，稻子打不下來，咋整呢。」

「昨個村長把這情況和區上說了，區上或許能給想法。」

「區上也不是工廠，哪來的機器？」文材爹心裏想，「沒有這機器真難，要是用石頭滾子壓，那稻草又完了。」

他忽然想起還得抹牆，於是趁這空走進院子。

「如今莊稼院離了機器就像跛了一隻腿似的，這一看修工廠……」文材爹走着，想到這忽然站下了，身上像被什麼打了一下似的，他想的和幾天來的心事碰了頭。

他心亂如麻地走到東廂房跟前，看看前天一陣大雨沖掉泥皮的牆頭，慢慢地拿起鐵鍬合着泥。

瀉完了泥想接着抹，又抹不下去，心裏直發膩，想到：「多嚙能蓋上硬山房……」不知怎的又觸起了心事，越發感到不安起來。

突然他想到有一陣子沒看見文材了，莫不是……便對上屋問：「文材上哪去了？」  
「叫村政府找去了！」屋裏老伴的聲音。

「村政府？……」他心裏忽的打了個閃，幾天來的心事一下子湧了上來。

「這準是那塊地的事呀！……」他差些沒說出聲來。

這幾天，不論是白天幹活，還是夜裏躺在炕上，他時常核計這個事。

他知道：新修這個磚廠正在自己地上，不管是買是換，地是準得出手了。

他想「家南地」是塊好地，壠頭齊整，不長不短三十多條壠就是一天地，離家又近，地勢高不存水，是旱澇保收。特別是這二年，自己起五更爬半夜地收拾，地更像個樣了，誰不說：「那是頭排地！」真不假：自己小日子越過越紅，還不是依靠它。

就說今年這豆子吧，按棵都齊肱膊窩，杈多角密，都看不出壠溝壠台。別看還沒打，要說打十一、二石豆子，誰都敢說：「我包下了！少一升添一斗！」

今年那地是豆子，過年種粳子。莊稼話不錯：「豆糕種粳子，板上釘釘子。」那不穩等着打糧。

他怎麼想怎麼覺得這地不能出手。

「……修工廠難道說……」他也想過這些，可是一轉念，覺得自己的家更重要。「本來嘛，莊稼院地是底墊，要沒有得利的地，那豈不是沒有了根底？」他這麼想，主意打定了。

\*

李文材由村政府出來往家走。

他找到村政府，一個建築材料管理局的幹部告訴他，是換地的事：用買村政府的公有地「竹東壠」那八畝換他的「家南地」，因為「竹東壠」這些地板稍差，給他四百萬的補償費。

這個事他昨天晚上就知道了，是青年團支部書記和他說的。支部書記問他：「你咋打算？」他想了想，說：「我沒意見，修工廠還不是爲了咱們！」支部書記說：「對！工業化咱們都得出力。你和你爹商量商量吧！」

說真的，他有點捨不得那地，可是國家用，能說出「不」字來嗎，自己又是個青年團員。方才他沒當時答應，因為還沒和爹核計。

他一邊走一邊想，爹能不能願意呢？想到這不由得放慢了脚步。

「走壕溝裏了，二哥！」

他站住了。一看是前面興冲冲走來的周福順喊他；扭頭一看脚下，可不是咋的，光顧心裏盤算，再走兩步就是壕溝。

「你上哪去？」文材問。

「去村政府，換地的事——爹方才叫我——說答應了！」

文材心裏一陣着急，福順却張着大嘴笑着，擦了擦額上的汗，問：「你們那地呢？」

「正核計呢……」文材沒說完話，掉轉頭就往家走。

\*

文材爹一邊抹牆一邊想心事，心裏像十五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。

他一看兒子走了進來，連忙問：「有啥事？」

文材把換地的事和他說了，沒等再說別的，他又問：「你怎麼答對的？」

「還沒說一定，我是打算換了！和你核計核計。」

文材爹聽兒子說還沒一定，心落了點底。他拎着抹布，心想：「小子火性，得順說順說……」便慢吞吞地說：「這可不是三銅子兩大錢的事兒呀！你也知道咱那地，常言說「近地家中寶」啊！」

「我看換這地是兩好，國家修了工廠，咱們地換地一樣種！」

「一樣？那不是天上差地下了！」「竹東壠」哪趕上咱那地？聽說這兩年地板比紙還

薄，荒的扔餡餅都不沾泥！離家又遠……」文材爹說。

「那地也不算壞，張老三地裏的穀子不就是樣子，你頭兩天不還誇來着嗎？」

「你就會捂住耳朵搖鈴鐺！我翻了多半輩子土拉塊不如你？真是拿肥肉去換骨頭！」

文材爹被兒子揭了短，由羞變怒。

他思量，二十多歲的人了，連個心也不長，什麼事不分個大小輕重，土地是莊稼院的命根子，能像別的事？

他氣乎乎地放下抹布，坐在窗台上悶頭抽煙。

文材知道光爭論不行，爹就是知道錯了也不服嘴，於是轉了話頭：「別人家差不多全答應了，福順那地剛才也說一定了，就差咱們……」

「個人夢個人圓，你看人家作啥！」爹壓不住火，喊了起來。

「不都是一樣分的地，修工廠咱就往後退？」

「對！你把家挑了就算往前進了？」文材爹把煙袋使勁往地下一摔。「告訴你：這「換」字別想打我嘴出來，你要我的爹你就說了算！」

兒子一來勁，甩袖子就走了。

### 三

文材爹看兒子走了，心裏想再吵吵兩句，又覺着沒啥理，也就住下了。

他一生氣打算把活計放下不管，又一轉念，這那行，大忙的。他想兒子總算是自己骨肉，

還是年青，不懂得過日子的底理根情，自己要緊把着點，那日子不糟了？

他拿起抹布，一口氣把牆抹完。

活計完了，想起來抽煙，這才在地上找煙袋，一看煙袋桿摔折了。

他像莊稼院丟了牲口似的難受，不住的叨咕：「唉！這才是何苦來，一輩子生氣也沒摔過東西，這回……又是糟損了一千多塊！」

他心裏埋怨自己，越想越氣，又慢慢把氣轉到兒子身上：「孽種！照這麼幹我看把家也得毀了！」

「怎麼，煙袋咋壞了？」

文材爹抬頭一看是福順爹。

「啊……沒留神，一脚踩上了！」他心裏想：家醜不可外揚。

「哈！大哥真是忙呀——把你家的鋸借使使。」

文材爹把鋸給他拿出來，不在意地問了一句：

「你們那地換了？」

「換了！我有點捨不得，可叫福順一說算醒過了腔，咱不能光想使喚機器不想蓋工廠啊！那不是「剃頭挑子一頭熱」了！」福順爹說完這話一看文材爹臉上不是顏色，便隨機

應變地道：「我光顧說話了，還得安輓框呢……」便走了。

文材爹心裏不知是什麼味道，他想不把這番話裝進腦子，可是不成，反倒在那裏打起轉來。

他定了定神，心裏算恢復了原樣。心想：「真都糊塗了！福順爹比自己才小六歲，可他也像小毛梢子似的……不知道這房田地產上不能讓人？」

他懶懶地進了屋。一推開中門老伴就說：「你和文材吵吵什麼？唉，就像過不起了似的！」

文材爹把換地的事和老伴說了一遍，老伴說：「死小子，真也不怪老人生氣，拿那聚寶盆往外推——再說又要拿那地做墳地。」

文材媳婦在外屋補茱子，走過來勸說：「換就換了吧，修磚廠還不是爲的工業化！」

文材爹火更大了，心裏想：「就成天吵吵什麼「化」不「化」的，怎麼「化」也得吃飯，吃飯就得種地……」不過他沒有罵出來，他覺得老公爹和兒媳婦吵吵嚷嚷人家會笑話的。

他嘆了口氣，拿起老伴的煙袋裝袋煙，伸手掏洋火，小孫女尋思爺爺給找來了菇蕈，忙來拽他袖子。他却覺得心煩了，瞪了一眼，指東打西地說：「過去吧！攤上你們這一羣，不用想好！」

兒子媳婦回到外屋，聽這話忍不住笑了。

\*

文材噉着嘴出了院子，走到南場園，連連說：「攤上這樣老人真是沒辦法！」

志清他們忙問是咋回事，大夥聽完都勸解。志清說：「別着急，你又犯你那一畝想挖個井的毛病了！大叔遇事是爲個人打算，可你光吵吵也不中用。這二年他不是也進步了點嗎？種洋麻、送公糧不都張羅的挺歡？這事要說明白了，他也不致於一口咬定不換。」

文材聽完直點頭，心想志清是個黨員做事就比自己拿的穩。

大夥也說：

「對了，話不說不透！」

「入互助組那時候他不是也不願意來着，等看出門道來就情願了，這回也別急，他不是凍死不下驢的人！」

#### 四

下晌，組上給文材他們打「家南地」那豆子。

文材爹只是悶頭幹活，不吱一聲；小伙子們却是有說有笑的，一面唱歌一面幹活兒。